燈草和尚/第12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燈草和尚

◀上一回

第十二回　尋舊好走遍百丈原　覓新歡仍插一枝花

全書終

心事心事，分明日長夜短，在寂寥深院，月轉花移，人意懶。且共夜光繾綣。幾首情詩，三盃暖酒，休道風中雪若山，沒人靠處，宗師荐。

——《右調 念奴嬌》

話說夫人對暖玉道：「要去杭州。」

暖玉道：「奶奶要去，我不敢阻擋。只是丟的我們忒沒興頭，又不知幾時回來。」

夫人道：「我自然回家過年，你在家照管孩子，也要謹慎門戶，不可去頭露面作出事來，家裡小廝略像人影的，消消悶罷了。」

暖玉道：「曉得，但不知奶奶帶那個去？」

夫人道：「芳樹年紀大些，倒還老誠。小廝道中，尚算來福老實。」

暖玉道：「來祿不去麼？」

夫人道：「不雅相，不要他去。」

暖玉道：「何時起身？」

夫人道：「想是火月大吉。」

到了二十七這日，夫人吩咐來福僱了轎子同芳樹下船，直到瓜州。次日渡過揚子江，早行夜宿。第六日到了杭州。早晨叫了三乘山轎，要上天竺寺降香。船家原是楊宅渡子的，只須吩咐他看好行李。竟自往天竺進香。

上得山來，就有房頭和尚接進房裡吃齋。那時天色已晚，下山不及了。和尚即留夜飯，茶點色色齊整。和尚見夫人著孝，想是新寡，一心看上了夫人。到晚間，擺一桌素齋進來，一個中年和尚來斟酒，像個陪坐的意思。

夫人道：「不勞費心，等丫頭來服侍。」

和尚送了一盃茶，只得走去，等吃完了齋，取盆水來洗了手。領夫人入房安置，問：「小姐姐那裏睡？」

夫人道：「就在這地下睡罷。」

和尚道：「豈有此理。」夫人再三不肯，只得在床後打鋪。來福被領至外面小房裡同香客睡。

卻說夫人心裡不是怕弄，一則原為燈草和尚出來，誠心訪問；二則出門在外，恐有疏虞；三則那中年和尚面貌不好，又不知本事如何？只得忍著性兒孤眠獨宿，那時已起更鼓了。正待脫衣上床，只聽得門響，門已自開，見一個和尚進來。不由分說，摟住夫人求歡。

夫人慌了道：「我是弄不得的。師傅若如此，我就要喊叫。」

和尚道：「喊叫也沒人管，反壞了你名聲。」

夫人道：「也罷！待我叫芳樹丫頭陪你睡一夜，他年紀不大，豈不好似我麼。」

和尚把手插入褲中亂摸，夫人盡力扯出。夫人急叫：「芳樹！快來！」芳樹騷騷的走到跟前。

和尚道：「就是這位姐姐也好，只是要在小僧房內去才好。」

芳樹並不推辭，和尚摟住芳樹去了。

夫人心中忖道：「若是標緻和尚，我卻忍不住，此會作成了芳樹去，倒清清淨淨的上床睡了。」

正閉上門要脫衣服，才脫得衫子，又來敲門，卻敲的輕些。夫人問： 「是那個？」

只聽得道：「小的送茶來。」夫人道：「不消了。」

又聽得道：「特特送來。」

夫人只得開門，見是一個千嬌百媚十六七歲的小沙彌，未曾削髮，手提一壺香茗，一隻白瓷杯兒，放在桌上，把門掩上。雙膝跪到苦苦求歡。

夫人道：「倘你師傅尋你怎好？」

小沙彌道：「我是方才明元的徒弟，此刻我師傅已抱著小姐姐弄了好一會了。吩咐叫我送茶來奶奶吃，求奶奶方便我一夜罷，再沒人來的。」

夫人此刻情動，雙手扶起道：「好標緻人兒，但只好容你這一遭。」那小沙彌喜得手舞足蹈，便來替夫人解褲子。

夫人道：「我自解。」大家脫了精光。小和尚爬上身去挺起塵柄射去，直叫到歡心。夫人是長久不弄了。況如今遇著這樣標緻小沙彌，十分有趣，淫水直流。小和尚不多幾抽也就丟了。

小沙彌又盡力弄了一回，不由大洩，口中只叫快活。

夫人說：「心肝小寶貝，你可去罷，恐怕你師傅來尋你。」

小沙彌道：「實對你說罷，你家那個小姐姐與我師傅說：『奶奶只愛少年標緻的。』故此師傅叫我來勾你上路，吩咐我睡到天明，他來抽頭。」

夫人道：「我倒被這丫頭賣了，也罷！捨得與他抽頭兒，落得你這妙人兒。」摟睡一夜，索性上床大戰。

你道明元為何不急急就來，只因芳樹弄個不休，直弄到天有些亮光，方才脫得身來，至夫人房門口，是小和尚不曾閂的，被明元推進走近床前。假問道：「我徒弟在這裏麼？」二人正弄得濃興。

夫人道：「不要假意，只是良家家眷，既你徒弟弄了，難道又與師傅弄麼？」

明元道：「奶奶再若不肯，我要打徒弟了。」夫人道：「我抱著，現你打罷。」

明元知道夫人肯了。叫徒弟：「你去伴著那姐姐睡。」小沙彌爬下身來，明元要爬上去。

夫人道：「慢些，等我收拾。」把草紙細細揩了陰戶。明元上身一頂，直頂過花心。

夫人道：「啊呀！穿過我小肚子了。」乒乒乓乓弄得夫人百般叫喚。抽了二三百抽，方才洩了。

天已日出，明元走起，催芳樹起來。送他一個耳挖，喜喜歡歡的走來。

夫人只作不知問道：「你快活麼？我倒冷冷清清一夜。」

芳樹道：「我叫小沙彌來與奶奶消火。」

夫人也不回答，梳洗已畢，吃過了早飯，夫人封了二兩銀子送與明元。

再三不放進來謝道：「多謝奶奶布施的義了。」

夫人面紅了道：「我是好人家宅眷，把身子換飯吃不成。」

明元只得收了，忙去取來上好茶葉一斤，道：「是杭州土物。」夫人不收。

明元道：「我銀也不敢受了。」夫人笑受了。那時叫芳樹叫轎子去了。

明元見四顧無人，摟住親嘴道：「奶奶，我曾陪過芳樹與若干婦人，再沒奶奶這樣有趣，不說別的，只想奶奶說穿過我小肚子這一句，叫我日思夜想怎了。自此一別，再不能勾進小肚子裡去了，苦惱！苦惱！」

夫人見他幾勸，倒不過意思，道：「罷了，我再與你些好處。」只見芳樹來說，轎子已來了。

夫人道：「我有些肚疼，還要解手，出去吩咐他等等。到船上加他酒錢。」芳樹去了。明元領了夫人到小房裡榻上大弄一會。

明元哭道：「奶奶，你倒去了，我要想殺了。」

夫人道：「哭紅了眼，被人看見不雅。」夫人揩了陰戶，束好衣服，走出來上轎，被眾和尚對他叫笑，夫人紅了臉十分沒趣，回到船上，吩咐明早開船。

船家道：「奶奶曾說要登高，此處有個寶椒塔，足有百多丈高，明日何不上去，足稱登高。」

夫人道：「如此明日吩咐轎夫早來。」當日無話。

到了次日，夫人淨了身子，打扮齊整，吩咐來福看船，代了芳樹上轎來到山上，下轎走得氣喘，方才到了塔下，抬頭一望，忽見燈草和尚在塔上。

夫人道：「我等尋得你好苦。」

燈草和尚在塔上說道：「你今尋到百丈原，我當初許你到我家裡母女相會。只因昨日天竺進香，師徒淫媾污了佛地，不便修行。況你的新丈夫在家還俗，我不過是引火之物，還要請命母親，三十年後再來會你。只是你初一、十五吃些短素，消消淫慾之罪。無論男女交媾之事，原是前世緣份，但寶椒塔下沒人來往的，你快回去罷。」說畢，燈草和尚不見了。芳樹也聽的明明白白，夫人如痴如呆，帶淚立了好一會才下山來。

正是：一葉浮來明大海， 人生何處不相逢。

夫人上轎回船，吩咐船家開行，一路往虎邱山經過。夫人無意遊玩，只行兩日，到了鎮江宿夜。次早過江，午後到家。一班丫頭迎接，晴香抱著孩子。

夫人問道：「他娘呢？」

晴香道：「夫人去後，他叫來祿同睡了十多夜，至初八。兩個不知偷了奶奶多少東西逃走了。」

夫人道：「這賤淫婦，連肚裡養的孩子也不管了。」

吩咐快僱乳娘，忙叫來福道：「我有件事，你若成功了，四個丫頭任你要那個做老婆，還大賞你。」

來福應道：「奶奶叫我作什麼？」

夫人就把請周自如話說了一遍，來福去了。等到日落時，同周自如上樓來，設香案交拜，那蠟燭忽爆了兩爆，出來三寸小和尚，說道：「奶奶我來了。」周自如不知究理，驚得跌倒在地。

夫人道：「你是好意是歹意？」

和尚道：「你家老爺原是個好人。只因在越州作官的時節，有個鄉宦也是明經出身，他家夫人與小廝通姦，被人出首拿在當官，你家老爺動起刑來，那鄉宦青衣小帽上堂，

再三哀告全他臉面，楊官兒不肯，差人提出，當堂眾目之下，去了下衣，打了十板，那鄉宦回家氣死了。故此上天震怒，差我下來引你的邪心，壞他的門風，轉嫁周自如，代鄉宦還報。那孩子是李可白的。從今後須吃些短齋，行些善事，你有一個孩子，享年七十再與女兒相見，我自此去也。」

倏忽不見了。同周自如望空拜謝，與夫人重斟合巹之杯，成其夫婦，十分恩愛。可見苛薄之事，必有惡報，燈草也是借言，有詩為證：

莫道人家貪色慾，相逢盡是消福祿；

婦人水性經火煎，相逢思量男子燭。

苛薄二字莫存心，凡事忠厚以待人；

細看燈草和尚傳，循環報應針對針。